

## 蓮 燈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  
正中擎出一支點亮的蠟，  
熒熒雖則單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驕傲的捧出輝煌。  
不怕它只是我個人的蓮燈，  
照不見前後崎嶇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濤  
明暗自成了它內心的秘奧。  
單是那光一閃花一朵——  
像一葉輕舸駛出了江河——  
宛轉它漂隨命運的波湧  
等候那陣陣風向遠處推送。  
算做一次過客在宇宙裏，  
認識這玲瓏的生從容的死，  
這飄忽的途程也就是個——  
也就是個美麗美麗的夢。

## 華西街的一蕊花

我有一天甲朋友去廣州街 夜市仔煞無人塊賣

本底想欲去吃一碗虱目魚粥 害阮癮甲是無底找

阮只好閣行到華西街 巷仔內的小姐叫阮入來坐哦

對面閣有二個少年仔塊冤家 打甲是頭犁犁

華西街的一蕊花 閣踎在門口塊拉人客

華西街的一蕊花 伊看起來嘛才十五、六歲

聽講阿凸仔攏祝愛去華西街 頭一次看殺蛇塊賣

他們閣行到龍山寺廟的內底 拜他們無熟識的五府千歲

遠遠有看著阿妹仔面攏黑青 給邊仔一個少年仔拖入去內底

咱所敬愛的緣投少年仔警察先生 啊眼睛是不是去給屎黏到

華西街的一蕊花 嘸知啥物人逼伊來賣底

華西街的一蕊花 伊看起來嘛才十五、六歲

華西街的一蕊花 伊開在黑黑暗暗的巷仔

華西街的一蕊花 伊開閣卡美嘛是愛繼續做

Naruwan ê歌 作者 陳雷

2007.04.22

Tī這間簡單ê神ê大厝，  
朋友a, m̄免koh再探chhōe。  
因為khiā-koân ê厝尾頂，  
神用Naruwan ê歌宣示：  
“Chhōe著a ! Tī chia !”  
“U-sa-pi-ma-an-...  
U-sa-pi-su-la-...  
苦痛ê記持用大隻船載，  
罪過ê大海四百年透風颳。  
朋友a, tī憐憫ê海kîⁿ  
bak血ê歷史ná砂粒khioh bē清氣，  
想beh用天使ê聲音包裝美麗，  
按呢心khah bē痛，  
悲情會發sit飛無去？  
m̄-kú今暗，  
Naruwan ê歌a，  
是奉獻光通(thang)ê金杯，

sîn Tayal、Amis、Bunun...ê目屎水，  
tīⁿ-tīⁿ khng tī謙卑ê聖壇，  
tī大人、gín-á歡喜演出ê台á頂。  
我用粗bái ê聲tòe恁唱，  
Naruwan ê歌a，  
請包含我，  
包含我Pazek、Babuza、Siraya...ê兄弟。  
是，tī這間木造ê大厝，  
風颳tú-chiah掃過，  
朋友a, m̄免koh再探chhōe。  
因為Naruwan祝福ê歌，  
攬抱著我，  
“o-hai-ia-...  
o-hai ia-...”  
攬抱著tī hng-hng  
猶koh teh探chhōe ê Formosa。

《婚姻場景》第五景 約翰 John 第75-76頁(唐山出版,鴻鴻譯)

(冒火)你給我聽好, 看在老天的份上, 雖然這干你屁事。首先我把船給賣了, 然後我貸了款, 弗烈德好心替我作保。九月開始銀行每個月會付給你們一千六百克郎。一直到這段時期結束。我回家以後會跟你重新商量一次。你最好在你辦公室的同事裏找個律師跟他談談。我沒有意見, 要多少錢你開就是了。我什麼都不會拿走, 要是你不反對的話, 也許就帶走我的書。我只是消失了, 你聽到沒? 消失到空氣裏去。在能力範圍內我會儘量支付你跟孩子的生活費。我什麼都不需要。能吸引我的只是動身離開這一切。你知道我最受不了的是什麼嗎? 所有這些翻來覆去他媽的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必須做什麼, 我們必須考慮什麼。你媽會怎麼想。孩子會怎麼說。我們最好怎樣請一次客。而究竟要不要請我爸爸參加。我們必須到海邊去。我們必須到山上玩。我們必須去聖摩里茲。我們必須慶祝聖誕節、復活節、聖靈降臨節、生日、聖徒紀念日, 所有這些狗皮倒灶的事情。我知道我並不公平。我知道我說這些他媽的一點意義也沒有。我知道我們生活很好。而老實說, 我想我還是愛你的。事實上, 就某一方面而言, 遇見寶拉以後我比從前更愛你。但是你了解這種痛苦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種痛苦, 我找不出更好的字眼。沒有人能解釋給我聽, 很簡單, 因為我沒有人可以講。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我把它叫做痛苦的這個東西, 它變得越來越糟。

## 《 只是世界末日 》( Juste la fin du monde, by Lagarce Jean-Luc )

2022 Linklater 花蓮集訓文本

原譯/羅仕龍；重譯/陳顥仁、林筠喬

### 第 5 場

路易

差不多十天前——我那時候在哪裡？——應該是十天前，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這個特別又微不足道的理由，所以我決定回來。我把自己叫醒，我說我要回來看他們，探望他們，然後，很多次的然後，我幫自己找了非常多完美的藉口，但我沒有改變想法。

十天前，我在我的床上，我把自己叫醒，很平靜、很安詳——我已經有一年沒有像這樣醒來，整整一年，每天早上醒來，腦海浮現的總是我即將到來的死亡——我把自己叫醒，很平靜、很安詳，同時帶著一個奇怪卻又清晰的想法，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好好地描述這個奇怪又清晰想法，我爸媽，我爸媽，所有出現在我生命中的人，所有我最親近的人，我爸媽和所有試著接近我的人，我試著接近的人，以前我爸也是，我其實還記得，就在此刻、在這裡，我媽、我哥，還有我妹，都用了某種形象來認知我這個人，然後他們不再愛我，連過去的他們也不再愛我，所有人都不再愛我，(我想說的是)「我重複想了很多遍」，可能是因為氣餒，或是對我感到厭倦，當我要求大家不要管我的時候，大家就這麼把我丟著。

我找不到詞彙可以表達這個模糊的感覺，我把自己叫醒——人們把自己叫醒的瞬間一切都是如此地透明，人們會堅信自己抓得住這個轉瞬即逝的片刻——我感覺到大家一點一點地放棄我，我在人群中看著我自己，看著我的孤獨，因為大家不知道如何抵達我在的地方，也不知道如何碰觸我，像是一種權利，他們放棄對我的權利，

所有人，用某一種方式，

放棄我，他們放棄我，

當他們想盡辦法把我留在身邊，他們會同時告訴我，因為我讓他們氣餒，因為他們似乎感覺到，假裝對我漠不關心，讓我一個人安靜地待著，就是一種更加愛我的表現。

我終於懂了，我的埋怨，還有那些脆弱和瀕臨崩解的唯一原因就是，愛，缺席了，而我竟然從來沒有看見它，缺席的愛總是讓他們比我更痛苦。

我帶著奇怪、絕望又堅不可摧的念頭把自己叫醒，活著的時候他們愛我，死後他們一樣會愛我，只是他們沒辦法，也從不知道要跟我說什麼。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某些特質，這讓我相信我這一生可以和你一起度過，但我從來沒有辦法將他說出口，將他化為句子，或任何形式來表達，我總希望我臉上曾出現過的某個表情，就能夠對你道盡一切，儘管你從來沒有那樣看過我。

我曾經想要你；想過擁有你、佔為己有。我曾許願，你能把自身獻給我，我能將你吃入體內，而你會看著我這麼做，到了這種程度。

我想著因此，我必須要付出給這世界的愛。想著點燃這份愛，從我的體內引爆，炸碎我身子裡的殼，殼會化為子彈的碎片，一道道飛出，但不是要切傷或割破我的皮肉，而是要潛入我的血液之中，碎片會將我擁有的所有溫柔，注入到每條神經裏頭，滋潤我的肉體和靈魂，而我終於可以有機會，我，我欸，在神面前得到諒解，我的神。

但你離開了，再次留下我一個人。

我寫下這些東西，必然是寫給你的，也許這幾頁紙只是想和你說聲，我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死亡的空，怎麼樣恐怖，都比不上活著帶來的空洞。我嫉妒你，你去到了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我嫉妒的心，會給予我勇氣，在你回來之前，將我遠遠地帶離這裡。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某些特質，這讓我相信我這一生可以和你一起度過，但我從來沒有辦法將他說出口，將他化為句子，或任何形式來表達，我總希望我臉上曾出現過的某個表情，就能夠對你道盡一切，儘管你從來沒有那樣看過我。

我曾經想要你；想過擁有你、佔為己有。我曾許願，你能把自身獻給我，我能將你吃入體內，而你會看著我這麼做，到了這種程度。

我想著因此，我必須要付出給這世界的愛。想著點燃這份愛，從我的體內引爆，炸碎我身子裡的殼，殼會化為子彈的碎片，一道道飛出，但不是要切傷或割破我的皮肉，而是要潛入我的血液之中，碎片會將我擁有的所有溫柔，注入到每條神經裏頭，滋潤我的肉體和靈魂，而我終於可以有機會，我，我欸，在神面前得到諒解，我的神。

但你離開了，再次留下我一個人。

我寫下這些東西，必然是寫給你的，也許這幾頁紙只是想和你說聲，我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死亡的空，怎麼樣恐怖，都比不上活著帶來的空洞。我嫉妒你，你去到了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我嫉妒的心，會給予我勇氣，在你回來之前，將我遠遠地帶離這裡。

## Manolo的信(節選)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某些特質，這讓我相信我這一生可以和你一起度過，但我從來沒有辦法將他說出口，將他化為句子，或任何形式來表達，我總希望我臉上曾出現過的某個表情，就能夠對你道盡一切，儘管你從來沒有那樣看過我。

我曾經想要你；想過擁有你、佔為己有。我曾許願，你能把自身獻給我，我能將你吃入體內，而你會看著我這麼做，到了這種程度。

我想著因此，我必須要付出給這世界的愛。想著點燃這份愛，從我的體內引爆，炸碎我身子裡的殼，殼會化為子彈的碎片，一道道飛出，但不是要切傷或割破我的皮肉，而是要潛入我的血液之中，碎片會將我擁有的所有溫柔，注入到每條神經裏頭，滋潤我的肉體和靈魂，而我終於可以有機會，我，我欸，在神面前得到諒解，我的神。

但你離開了，再次留下我一個人。

我寫下這些東西，必然是寫給你的，也許這幾頁紙只是想和你說聲，我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了。死亡的空，怎麼樣恐怖，都比不上活著帶來的空洞。我嫉妒你，你去到了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我嫉妒的心，會給予我勇氣，在你回來之前，將我遠遠地帶離這裡。

《凡尼亞舅舅 Uncle Vanya》(Anton Chekhov) 第四幕最後一段：桑妮雅獨白

我們能怎麼辦呢？舅舅。我們只能活下去。(停頓)

我們要活下去，凡尼亞舅舅，我們要日日夜夜無止境地生活下去，

我們要有耐心忍受命運對我們的裁判。

我們要不眠不休地為別人工作，從現在到老；

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我們會心甘情願地面對死亡，躺到墳墓裡，

我們會說：我們曾經受過苦、流過淚，我們嚐盡了苦頭，老天會來憐憫我們；

你和我，舅舅，親愛的舅舅，我們會看到一個光明的、美麗的、美好的景象，(帖列津開始彈吉他)

我們會覺得很快樂，到時候我們會以溫柔的心回頭看我們今天的不幸，

並且微笑——然後我們會得到休息。

我有信心，舅舅，我有強烈的信心……(桑妮雅跪到凡尼亞舅舅跟前，把頭埋在他的手上，帖列津開始唱歌)

我們會得到休息的，我們會得到休息的！

我們會聽到天使的歌聲，會看到天堂像珠寶那樣閃爍個不停；

我們會看到地球上所有的罪惡和我們所有的苦難，全部都在慈悲中被洗滌，

我們的生命變得寧靜、平和、甜美，我有信心，我有信心……(用手帕把凡尼亞的眼淚擦去)

可憐，可憐的凡尼亞舅舅，你在哭。我知道，我明白，你這輩子沒有歡樂。

但等著吧，凡尼亞舅舅，我們會得到休息的……(用雙手抱著他)

我們會得到平靜的！(守夜人敲著夜更，帖列津彈著吉他，瑪瑞雅在他的小冊子空白處做筆記，瑪里娜織著襪子)

總有一天，我們會得到安息。我相信。